文苑笔谈

光泽社仓的前尘往事

王建成

“光泽县社仓者,县大夫毗陵张侯之所为也。”这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、民间社仓倡导者朱熹为光泽新建社仓而写的《新建社仓记》一文的开头。南宋淳熙的一个灾年,炎炎夏日,草木枯焦,无数衣衫褴褛、瘦骨伶仃、面露菜色的民众在光泽县衙前的社仓门口排队。他们将发放的谷米装进自己带来的布袋时,一个个笑逐颜开,欢欣鼓舞。

社仓,是古时民间储粮备荒的一种社会习俗和制度,由南宋思想家、理学家、教育家朱熹首创。宋乾道四年(1168年),他目睹闽北连年水旱频繁,百姓不得温饱,饿殍遍野,饥寒交迫,于是在福建崇安鼓励富户发粮救灾,并于宋乾道七年(1171年)在五夫镇首创社仓,广受欢迎。接着他上书呈奏朝廷,建议设立民间储粮社仓制,以备灾荒扶贫济困,普救民间苍生之苦。此奏请很快被恩准,颁行天下。

福建光泽是最早响应社仓制的地方之一,其地处崇安之邻,民间自来就有义仓之举。此前,县令上官均就曾倡导民众建立义仓,在平济桥东建仓储粮,普救灾民。绍熙初年(1190年),新任县令张侯见此地灾情不断,民众困苦,饥寒交迫,还有许多人家连儿女都养不活,而一些外地旅人在此地生病,无钱无粮冻饿而亡,惨不忍睹。正如朱子《新建社仓记》所说:“光泽于邵武诸邑最小而僻。自张侯之始,至则已病夫。市里之间,民无盖藏。每及春夏之交则常贵而食艰也。又病夫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,而至或弃杀也。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,一有疾则无所于归,而或死于道路也。”张侯为此首先响应,与当地名士乌洲的李吕商讨,在光泽当地推行社仓,救民于灾荒穷困。民生受此之益,朝廷颁行推广,各地争相效仿。

说起光泽社仓,不能不说李吕(字滨老)。此人博才多学,其著《澹轩集》为经典之作,名噪当时,为当世所推崇。李吕与朱子自来交好,互为钦佩,为学术之友,李吕儿子和侄儿都先后投在朱熹门下,成名致仕。他熟悉朱子社仓所为,马上为张侯献策按社仓经营方式操作,并于绍熙三年(1192年)正式在平济桥东动工建仓,第二年建成,仓成立碑,县令张侯通过李吕请朱子撰文记述此事。为杜绝腐败,防止仓官贪污,短斤少两,克扣民粮,也像五夫社仓一样将朱子的《度量无私本是公》一诗刻在粮囤上:“度量无私本是公,寸心贪得意何穷。若教老子庄周见,剖斗除衡付一空。”

之后,社仓采取一系列经营管理方式,储存由县衙拨市米1200斛启动,春夏青黄不接季以平价卖出,秋冬收粮时则增价收回,以备来年滚动出售。又买民地与寺田收获积谷作为社仓的基本贮粮,平时贷放生息,增加储量。社仓立规建章,完善赈济发放管理制度,一时间,社仓办得红火有序,为民众饥困赈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张侯倍感自己救民于水火的抱负终得实现,也为了告诫后人不要破坏社仓这项制度,于是通过李吕专门写信,请朱子为社仓作一篇碑文。朱子欣然命笔,于绍熙四年(1193年)春二月丁巳,写下了《新建社仓记》。

朱子在《新建社仓记》中写道:“盖其创立规模,提契纲领皆张侯之功。而其筹画综理纤密者,则李君之力也。”“读古人之书,观古人之政,所以施于鳏寡孤独困穷人者至说悉矣。”文中对张侯倍加赞赏,称其学古人君子之风,“若张侯者,自其先君子而学于安定先生之门,则已悼古道之不行,而抱遗经而痛哭矣。及其文孙遂素业,以施其政,宣其志虑之及此,而能委心救助以底于有成也。”朱熹对李吕也有称赞:“李君与予盖有讲学之旧,予每窃其负经事综物之才以老而无所遇也。今乃特因张侯之举而得以粗见其毫末,是不亦有感于李君者,沿有考云。”

纵观朱子社仓制度的普及推广,光泽是最早的推行县之一,自此以后,义仓、社仓合为一体,开始了千年社仓之举,并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。历朝历代官府都把社仓作为当地民生重要备荒贮粮保障,防灾于未发。明洪武二年(1369年),光泽建有东西南北四仓,以保境内,哪方有难,即开哪仓;清康熙二十五至三十二年(1686年-1693年),建有常平仓71间,储粮23491石。城区洪济坊在嘉庆年间创办,经营管理得法,有严谨贮粮仓规和赈放审批制度,发挥作用极大,至今仓碑犹在,见证着当时的景象,是难得的古迹遗存。

当时还有个人义捐创办的社仓。清乾隆五年(1740年),在都贡生何以镇独捐谷三千石创立充实何氏社仓,用于救济族内和邑内贫困人家。清光绪三年(1877年),县令饶书升在宾贤坊建饶裕义仓,大小六间,储谷96石,以备不时之需。为此,清版《光泽县志》对朱熹创办社仓推行以来的功德评价很高:“古义仓之设,朱子言之甚详。然皆储在民,而核其数在官也。遇饥申请或赈或贷法甚善焉。”

清光绪到民国二十八年,官方不断以捐献缴纳谷子充作仓粮,县乡各有仓,仓谷作为区域建设开支。各坊自己管理,还有作军粮征集使用。但也有贪官污吏吞仓粮,造成亏损等,也有许多社仓有名无实,相继倒闭。新中国建立后,社仓田地房屋收归公产,人民政府有了贮粮保证,千疮百孔的社仓结束了历史使命。

“共期秋实充肠饱,不羡春华转眼空。”这是朱子当年牵挂民众苍生温饱而写下的诗句。倡建社仓之善举,由官办或民储、民管,为当地民生保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当年朱熹为光泽社仓作文题记,更是推动了光泽社仓的发展,对拯救灾民、扶贫济困可谓功不可没。自宋以降,光泽发生大小数百次灾情,依靠社仓赈粮发放,普救万民,保障民生,维护了地方的稳定。至今,在光泽城乡,还可看到洪济坊义仓规则、册下义仓碑、汉溪社仓、浔江义仓等遗址遗存。

阅评

红楼雨幕 诗意篇章

王吴军

在岁月的浩渺瀚海之中逐浪前行,总有一些经典的意象,宛如划破万古长夜的熠熠星辰,穿透历史的层层雾霭,照亮文学那片无垠的苍穹。“红楼雨水”就恰似一颗莹润剔透的稀世明珠,精心镶嵌在《红楼梦》精心编织的那一匹交织着盛世繁华与末世哀伤的绚丽锦缎之上,散发着勾魂摄魄的迷人幽光,引得无数读者投身其中,探寻无尽奥秘,沉醉不知归路。

清代画家孙温绘制的《红楼梦》绘本,现存画面230幅,笔法精细、构图精美,是清代同题材绘本中的精品。

1.

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九回,贾宝玉到芦雪广参加诗社时,因为外面下大雪,所以“罩一件海龙皮小小鹰膀褂,束了腰,披了玉针蓑,戴上金藤笠,登上沙棠屐,忙忙地往芦雪广来”。

林黛玉看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,身上披着蓑衣前来,笑说他是渔翁。古代,人们在下雨天用野草裹住身子遮雨,久而久之形成了蓑衣。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:“尔牧来思,何蓑何笠。”蓑衣一般由蓑草制成,蓑草的表皮较光滑,雨水不易渗透,又轻易可得,因此人们常在雨天穿蓑衣。

林黛玉看到贾宝玉穿着的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场卖的,十分细致轻巧,便好奇地问:你这是什么草编的?宝玉只说是北静王送给自己的。北静王出身高贵,他送给宝玉的蓑衣不是普通的蓑衣,而是玉针蓑,是用一种柔软而不渗水的高级玉草编织而成。在古代文献中,玉针蓑被描述为一种柔软而珍贵的雨衣,甚至宫廷内的官员们也穿着这种雨衣。玉针蓑不仅是一种防护工具,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

红楼的意境,很多都是在雨中展开的。当那牛毛般细密、花针般纤细的细雨,淅淅沥沥地飘落在贾府的亭台楼阁、蜿蜒曲折的小径与迂回的游廊之上,整个天地刹那间被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所笼罩,如梦似幻,宛如一幅意境幽远的水墨丹青,每一处晕染都藏着无尽的诗意与故事,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往昔的繁华与沧桑。

雨,这位大自然最灵动的使者,在红楼的广袤天地间,被赋予了独树一帜的风姿与深邃幽远的情韵。它时而轻柔如缕缕游丝,恰似林黛玉那细腻婉转、绵延无尽的情思,丝丝袅袅,缱绻悱恻,满溢着柔肠百转的眷恋;时而磅礴如汹涌的惊涛,仿若贾府兴衰的汹涌浪潮,澎湃激荡,浩浩荡荡,势不可挡。

沿着《红楼梦》描画出的大观园那蜿蜒的小径信步徐行,雨滴落下,打湿了古朴厚重的石板路,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,仿若历史的悠悠跫音,在耳畔低吟浅唱着往昔那些或明媚欢快或哀伤凄婉的故事。

路旁的花草树木,在雨水的润泽下,愈发显得娇艳欲滴、楚楚动人。那灼灼盛放的桃花,在微风细雨中轻轻摇曳,恰似林黛玉那娇弱纤细的身姿,让人见之即生爱怜之意;而那郁郁葱葱的翠竹,在疾风骤雨中依旧傲然挺立,恰似潇湘妃子林黛玉高洁傲岸、不屈不挠的品格,坚韧且刚强,于风雨中彰显着生命的倔强。

在《红楼梦》里读到那个细雨如织的午后,林黛玉独自静坐在窗前,眼眸凝视着窗外如丝如缕的雨幕,万千思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她缓缓执起画笔,试图将这雨中的绝美之景一一勾勒描绘,可心中的哀愁却如这连绵不断的秋雨,剪不断,理还乱,难以用画笔全然倾诉。“秋花惨淡秋草黄,耿耿秋灯秋夜长。已觉秋窗秋不尽,那堪风雨助凄凉。”林黛玉写下的这些诗句,宛如这绵绵秋雨,满溢着无尽的凄凉与哀伤,是她对命运的悲叹,对爱情的迷茫。在这朦胧雨幕之中,她与贾宝玉的爱情,她自己坎坷多舛的命运,都变得那般缥缈不定、遥不可及,怎不让人为之黯然神伤。

而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,那个纯真无邪的少年在雨中的身影,同样令人难以忘怀。他冒雨前去探望林黛玉,赶到时,浑身早已湿透,却只为能与她见上一面,说几句贴心暖肺的话语。那雨水顺着他的脸颊缓缓滑落,早已分不清究竟是冰冷刺骨的雨水,还是滚烫炽热的泪水。他对林黛玉的深情厚谊,在这风雨的映衬下,愈发真挚热烈、刻骨铭心。

“枕上轻寒窗外雨,眼前春色梦中人。”他们在雨中的邂逅、相知与相恋,恰似一首悠扬婉转的乐章,奏响了世间最动人的爱情旋律,可其中又隐隐夹杂着丝丝缕缕的忧伤和无奈,令人叹息,仿佛能听见命运无情的拨弄。

2.

那个阴晴不定的天气,仿佛是贾宝玉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在清虚观打醮回来后,贾宝玉被林黛玉的吵架搞得心烦意乱,于是去找薛宝钗排解,无奈又因说错话被其怒斥。走投无路的他跑到了母亲王夫人的房间,却又无意冒犯了金钏儿。王夫人醒来后,贾宝玉不得不仓促逃走。

他跑到大观园,却被龄官痴情画蔷吸引住了。龄官不停地画着一个又一个“蔷”,她的痴迷透过贾宝玉的眼睛展现,贾宝玉猜测她心中必有无法言说的心事。而贾宝玉的怜悯和关心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,他痴迷地观看着,未料到天色骤变,一阵大雨倾盆而至。

这一场大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让人骇然。贾宝玉被雨淋后,心情更是糟糕。与这场雨同时进行的是:“虽金钏儿苦求,亦不肯收留,到底唤了金钏儿之母白老媳妇来,领了下去。那金钏儿含羞忍辱的出去。”宝玉回到房间里因生气狠狠踢了袭人一脚,导致袭人受伤吐血。未几,龄官咳血的症状也愈发严重,病重不得不离开梨香院……贾宝玉在大雨中的狼狈情景,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,更让我们看到红楼诸多人物未来将要承受的挫折与悲剧。

“助秋风雨来何速?惊破秋窗秋梦绿。”除了宝黛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,红楼雨水默默见证了贾府的兴衰荣辱、世事变迁。曾经的贾府,是何等的繁华鼎盛、荣耀非凡,门庭若市,宾客络绎不绝,处处洋溢着热闹欢腾的气息,尽显钟鸣鼎食之家的气派。然而,时光流转,岁月更迭,家族内部的矛盾逐渐滋生、日益尖锐,外部的压力也汹涌袭来。在一场场狂风暴雨的无情洗礼下,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家族大厦,渐渐摇摇欲坠、岌岌可危。

当那大雨如天河倒泻般倾盆而下,仿佛是上天也为贾府的衰落而悲恸哭泣。曾经的辉煌盛景,如今早已化作过眼云烟,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之中,只留下一片满目疮痍的凄凉与荒芜,让人唏嘘不已,感叹世事无常。

红楼雨水,绝非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,它更是一种蕴含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符号,承载着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,雨常常与忧愁、哀伤紧密相连。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。”雨早已成为文人墨客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寄托。而在《红楼梦》这部鸿篇巨制里,雨水更是将这种情感渲染到了极致。它不仅巧妙地烘托出整个故事的悲剧氛围,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生的变幻无常和命运的难以捉摸,让人在品味中不禁对生命的无常产生深深的思索,领悟到繁华背后的沧桑。

从诗词的精妙视角来看,《红楼梦》中的雨水诗词,更是如璀璨繁星,美不胜收。“谁家秋院无风人,何处秋窗无雨声?”除了林黛玉这首动人心弦的《秋窗风雨夕》,还有贾宝玉的“晓风不散愁千点,宿雨还添泪一痕;独倚画栏如有意,清砧怨笛送黄昏”。这些诗句,都以细腻入微的笔触,生动地描绘出雨中的朦胧景致,精准地抒发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。它们宛如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,巧妙地镶嵌在《红楼梦》这部文学巨著之中,散发着迷人的光彩。感受古典诗词与红楼故事交融的独特魅力,让人深深沉醉。

在红楼的世界,雨水还与佛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、难以割舍的联系。佛教认为,人生如茫茫苦海,充满了无尽的苦难与烦恼。而雨水,恰似佛法的甘露,能够洗净人们心灵深处的尘埃污垢,让人获得心灵的解脱与救赎。在贾府逐渐走向衰落的过程中,许多人物都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与挫折,他们在雨中深刻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,苦苦寻求心灵的慰藉与安宁。这也从侧面体现了《红楼梦》这部书对人生、对命运的深刻洞察与思考,引导读者探寻生命的真谛。

3.

红楼雨水,是那个时代的生态缩影。

《宁国府除夕祭宗祠,荣国府元宵开夜宴》一回中,贾珍因这一年的进项少了很多而责怪乌进孝。乌进孝答:“回爷说,今年年成实在不好。从三月下雨起,接接连连直到八月,竟没有一连晴过五日。九月里一场碗大的雹子,方近一千三百里地,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,打伤了上千上万的,所以才这样。小的并不敢说谎。”

乌进孝虽称自己“不敢说谎”,但极可能还是夸大了灾情。从3月到8月,半年的时间一直连绵阴雨,这个可能性太小了。如果真是这样,怕是连这样的收成也不会有了。但五谷不分的贾珍,大概搞不清这其中的门道,所以也只得罢了。不过,贾珍不懂,而贾政却懂。《开夜宴异兆发悲音,赏中秋新词得佳谶》一回中,贾母说贾珍送来的西瓜味道不大好,贾政回说:“大约今年雨水太勤之故。”

袭人也是懂的。第六十七回中,袭人路上遇到老祝妈在葡萄架下拿掸子赶马蜂,原来是因为这段时间雨水少,而恰好赶上果子成熟,所以很多虫子来咬果子:“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儿,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头,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。”

红楼雨水,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完美交融。它以其婉约、清丽、优美的独特姿态,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散文的独特韵味与美感特质;又以其深刻、透彻的丰富内涵,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美好。当我们轻轻翻开《红楼梦》这部书,仿佛踏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梦幻的世界,仿佛能清晰地听到那雨滴滴答答的清脆声响,真切地看到那雨丝飘洒的婀娜姿态,深深感受到那雨中所蕴含的动人故事与真挚情感。

烹茶可以用雨水,也可以用雪水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的“栊翠庵品茶”中,妙玉的烹茶之水,值得品味。话说贾母携众人来栊翠庵喝茶期间,妙玉一共烹了两次茶,第一次是给贾母烹茶,用的水乃是旧年蠲的雨水,原文写道:妙玉捧茶与贾母,贾母道: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说:“知道,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,又问:“是什么水?”妙玉笑回:“是旧年蠲的雨水。”

而这一回中的妙玉第二次烹茶,是招待薛宝钗、林黛玉两人喝体己茶,烹茶之水却发生了变化,变成了极其罕见的雪水。且看原文:只见妙玉让她二人在耳房内,宝钗坐在榻上,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,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,另泡一壶茶……黛玉因问:“这也是旧年蠲的雨水么?”妙玉冷笑道:“你这么个人,竟是个大俗人。连水也尝不出来。这是五年前,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,收的梅花上的雪。”

相差如此悬殊,其实在于妙玉的性情。清人涂瀛在《红楼梦论赞》之“妙玉赞”中的论断:妙玉……有天子不臣,诸侯不友之慨……

岁月悠悠流转,红楼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抹尘埃,然而,红楼雨水所蕴含的独特魅力,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。它宛如一首永恒的经典诗篇,在岁月的浩瀚长河中久久回荡,让人回味无穷,沉醉在那无尽的美好与感动之中。或许,这便是红楼雨水的独特迷人之处,它用一种无声却又极具力量的语言,默默诉说着人间的悲欢离合、世态炎凉,让我们在这纷繁复杂、喧嚣浮躁的世界里,寻觅到一片宁静的心灵净土,去尽情感受那份源自文学的温暖与力量。

“怅卧新春白袷衣,白门寥落意多违。红楼隔雨相望冷,珠箔飘灯独自归。远路应悲春晚晚,残宵犹得梦依稀。玉珰缄札何由达,万里云罗一雁飞。”

让我们沉浸在这红楼雨水中,细细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,在文学的滋养中找寻心灵的宁静港湾,于喧嚣尘世中寻得一片精神的栖息地。在红楼的雨幕中,读懂人生的沧桑与美好,领悟生命的厚重与轻盈。

书评

破茧化蝶:数字时代的生态隐喻

李泽程

图书馆的落地窗前,我常对着手机屏幕里蝴蝶标本的高清图片出神,直到遇见这本蓝绿色封面的《寻蝶笔记:发现身边的蝴蝶家园》。那些在数字影像中凝固的鳞翅突然被赋予了呼吸——作者魏兰君、廖怀建用七年时光编织的观察网络,让南京紫金山的宽尾凤蝶与苏州工业园的酢浆灰蝶,在混凝土森林里重新振翅。

这部城市生态观察手记以83种蝴蝶的生命轨迹为经,以77种寄主植物的生存智慧为纬,在300幅水彩手绘的晕染间构筑起认知自然的新坐标系。不同于传统昆虫图鉴的静态陈列,作者以农科院试验田为原点,将观察半径延伸至城市绿化带、废弃苗圃甚至高架桥缝隙,用科学家的严谨与诗人的敏感,记录下玉带凤蝶对人工光源的适应性进化、菜粉蝶在油菜花田的迁徙密码。当马利筋的毒素化作金斑蝶幼虫的铠甲,当杜衡草的消失危及中华虎凤蝶的存续,那些曾被视作背景板的城市植物,突然显露出生态链中枢的庄严。

马利筋是夹竹桃科马利筋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,原产于拉丁美洲的西印度群岛,也是著名的引蝶植物。杜衡是马兜铃科细辛属的多年生草本,中国本土植物。据《土宿本草》记载,“杜细辛,叶圆如马蹄,紫背者良,江南、荆湖、川陕、闽广俱有之。取自然汁,可伏硫、砒,制汞。”杜衡全草可入药,有疏风散寒、消痰利水、活血止痛之效,可治风寒感冒、痰饮喘咳、跌打损伤、齿痛、胃痛、蛇咬伤等症。《楚辞》中《九歌·湘夫人》云:“芷葺兮荷屋,缭之兮杜衡。”可见早在战国时期,人们就开始使用杜衡。

每年阳历二月底三月初,杜衡的花叶争艳,其独特的棕紫色小花如同点缀在泥土上的宝石,盛开成簇。而此时,被誉为“惊蛰蝶”的中华虎凤蝶也开始了它们的羽化之旅。随着季节的推移,杜衡的棕色叶芽破土而出,逐渐变绿并散发出迷人的香气。中华虎凤蝶闻香而至,在杜衡的叶背上产下卵来。随着叶片的茁壮成长,蝶幼虫孵化而出,以叶片为食。中华虎凤蝶与杜衡的邂逅,便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。中华虎凤蝶,这一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,与杜衡这一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近危植物,共同演绎着一场生命与生态的交响曲。它们的生存状况,不仅关乎各自的生命命运,更牵动着专一性寄主关系的脆弱平衡。

某个梅雨间歇的午后,我带着书本蹲守在教学楼后的香樟林。树皮裂隙间青凤蝶幼虫正在模拟鸟粪形态,这个在书中第56页被详细解说的生存策略,此刻正在眼前演绎进化论的微观剧场。潮湿空气里,我忽然理解作者为何坚持手绘记录——钢笔线条捕捉到的不仅是昆虫形态,更是生命与环境博弈的动态平衡。就像那幅宽尾凤蝶拟态图,晕染的水彩既复现了伪装色阶的渐变,又暗示着数百万年自然选择的压力。这种将科学精确性与艺术表现力熔铸的观察方式,让我想起物理实验课上电子显微镜的冰冷成像,突然意识到数据与画笔原是认知自然的两种互补语言。

捕捉蝴蝶的纳博科夫

在生物实验室操作基因测序仪时,我常困惑于生命密码的抽象性。直到跟随书中指引,在校园南门的葎草丛发现黄钩蛱蝶的卵群。那些珍珠般的椭球体按照斐波那契数列排列,仿佛自然预设的数学程序。当我在解剖镜下验证这个发现时,突然意识到DNA螺旋与蝶卵阵列竟共享着某种宇宙语法。这种顿悟让我重新审视专业课程——或许生态学与量子物理在底层逻辑上本无界限,就像红珠凤蝶的灭绝不仅关乎马兜铃的消失,更隐喻着熵增定律中秩序与混乱的永恒角力。

本书最颠覆性的启示,在于重构了“野生”与“文明”的认知边界。那个暴雨初歇的黄昏,我在体育馆玻璃幕墙上目睹了奇幻一幕:数十只迁飞的斑缘豆粉蝶将霓虹灯光误作花丛,在钢化玻璃表面投下跃动的光影矩阵。这场景恰似书中记录的常州恐龙园案例,当人工造景与生物本能产生错位碰撞,混凝土丛林的生态悖论顿时具象化为一场赛博格式的生存实验。我开始理解作者在南京溧水生态园的困惑:刻意营造的蝴蝶馆门可罗雀,而食堂排水沟旁的野草丛却自成生态——这何尝不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昆虫版本?

中华文化中有三只著名的蝴蝶——“庄周梦蝶”“梁祝化蝶”“宝钗戏蝶”这三个故事中的蝴蝶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载:“昔者庄周梦为胡蝶,栩栩然胡蝶也,自喻适志与,不知周也……”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第一只蝴蝶。庄子的蝴蝶,就是追求自由、清洁精神的体现。“梁祝化蝶”则是家喻户晓的忠贞不渝的爱情典故,翩跹成对的蝴蝶象征着“海枯石烂不变心”的爱情,成为诸多爱情母题中的原型。《红楼梦》中有“宝钗戏蝶”的故事:一对大如团扇的玉色蝴蝶,“迎风翩跹,忽起忽落,来来往往,穿花度柳”,以至让宝钗追得“香汗淋漓,娇喘细细”,这与今天人们对于春天蝴蝶的追逐并无二致。

关于蝴蝶的书汗牛充栋,不过我最喜欢的是《纳博科夫的蝴蝶》。纳博科夫这位著名的文学大师,竟然在昆虫学、象棋等领域也有建树,这真让人大开眼界。《纳博科夫的蝴蝶》为我们展现了文学家纳博科夫鲜为人知的一面——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鳞翅目分类学家,一生投身于南美蓝灰蝶研究。这本书回顾了纳博科夫所作的蓝灰蝶分类学研究,并通过大量详实的材料,以生动的笔法讲述了纳博科夫的“双L人生”:一个L代表文学(Literature),另一个L代表鳞翅目昆虫学(Lepidoptery)。

在《文学与鳞翅目昆虫学》一章中,作者将科学与艺术结合,探讨纳博科夫惯用的蝴蝶意象——在纳博科夫的小说中总出现的蝴蝶代表着神圣、欲望、不幸,象征主人公的命运与结局。艺术的准确与科学的幻想在纳博科夫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,让读者明白科学与艺术并不是两不相容的,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两者达到了高度契合。

我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程,我尝试用本书的观察方法论重审校园物联网。当传感器节点在梧桐树冠织就数字神经网络时,树皮下的柑橘凤蝶幼虫正用化感器解读植物化信息素。这两套信息传输系统在时空中平行延伸,却鲜少被人意识到其本质的相通性。我在课程设计中加入鳞翅目昆虫通信机制的仿生研究,试图将蝴蝶翅脉结构应用于天线阵列设计——这种学科跨界并非突发奇想,而是源于书中对柳紫闪蛱蝶空气动力学特征的描绘。是不是很高大上?专业的角度既开拓了我们的视野,但也可能限制了我们的想象,我们如何在感悟中破茧化蝶,这一种妙趣有多少人可以透彻?

这部城市生态手记的价值,早已超越自然科普的范畴。它像一组精妙的解密协议,将钢筋混凝土的现代性叙事转译为生态语法,让那些被Wi-Fi信号遮蔽的生命频率重新接入人类感知网络。合上书本走向实验室时,一只玉带凤蝶正掠过物联网工程楼的玻璃幕墙,它的飞行轨迹与楼内传输的二进制信号在空中短暂交会——这或许就是数字时代最诗意的生态隐喻。

社址: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:100144 传真:(010)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:(010)86423352 出版发行部:(010)86423399 订阅发行: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:每份1.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:工人日报社(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)